

2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5

T 5236.05/4822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敘事五

太史公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

劉氏新印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

敘事五

太史公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
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
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
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
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
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
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

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太史公列傳七十獨取伯夷屈原二傳者以其變體也○朱文公曰孔子論伯夷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司馬子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按文公之說可謂至當今特以其文而取之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

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

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于蘭以勸
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
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
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
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
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
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

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測可以汲王明並受其
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
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
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子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
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
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
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
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
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
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
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
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二分
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
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
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
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
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

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如燕昭王擁
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
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
色陳蔡孟軻用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
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
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
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
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

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鄒奭之徒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
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

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別錄曰騶

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鞮鞮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鞮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

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
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

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
 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
 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
 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
 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
持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
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
 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魏有李悝盡地力之
 教楚有尸子長廬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
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
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迺逃入蜀

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
 六萬餘言卒因葬蜀
 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
 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孟荀傳不正言二子乃旁及
 於諸子此亦變體也故錄焉

韓子巧者王承福傳

巧或作朽方云巧音烏左傳巧人以時預

館官室杜注巧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朽字○今按論語作朽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
 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
 安農夫方無夫字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
 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

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
 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備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
 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
 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
 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
 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
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
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
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
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
 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方從閣杭無任有大小惟其
 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

敢一日捨鏹以嬉一日捨鏹或夫鏹易能可力焉

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

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方用力者使於

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

者取焉特或嘻吾操鏹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

或有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

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噫刑

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

歸之官也問下或無之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

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焉下或非強心以智而

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

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

方從閣本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

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復又

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杭蜀本近是但能

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今參取二本定

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

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

饗之者邪方無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

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

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

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

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之又吾所謂勞

閣作有小皆非是

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者下或一

有也字

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感之又

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

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揚

朱之道者邪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

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

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然字雖然

非是畜或作蓄

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

欲貧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又其

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鑒方作

覺。今疑自鑿或當作日覽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方從杭本作

廿年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并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玉廿鼓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并字唯孔左丞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葬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世人多不之見耳。今廿從方本餘年從諸本

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

而以聞於天子

之升或作升之聞下或無於字

京師諸生以薦蕃

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

為禮部名下或有為字立下或有數字為禮部者或有數字而無莫為禮部四字

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

具或作俱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

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

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

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

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

或無諭字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

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

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作詹字下

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轅固或者曰蕃居太

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方從抗蜀本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

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

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

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

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

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平高者流卑者止

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

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氣

或有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

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

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或無亦字

柳子厚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

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

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疔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

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

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

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
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
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
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
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
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
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
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
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
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

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
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
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
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
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
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
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
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
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
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
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
種樹凡長安富豪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
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
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
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
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
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

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
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
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
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
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
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
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
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
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斲斷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

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它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它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徃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斷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旣成書于

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

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皆可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

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

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

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平淮西碑一首 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
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
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孳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
武皇帝既受羣臣朝帝下或有陛乃考圖數貢無方
乃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

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

方無奔率

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

蜀下方有西川字云劉闢求都統三川方圍梓州則亂已及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

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

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

是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

謂葉與襄城耳等字非

若作外臣則當時朝臣自以伐蔡為不可非獨外

臣也若作一二臣則當時舉朝之臣皆以伐蔡為

不可又非獨一二人也考之下文所謂一二臣同

之謀者而言則此乃謂唯一二臣以為可而其外
羣臣皆以為不可耳諸本作外臣又無外字皆非
是唯作臣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帥或
外者得之于或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
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作并或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
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天上或有夫字
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有固字或曰光顏汝為陳許
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郃或作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
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延慶本或作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

討之屬下方有集字或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

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西下

徐泗字四或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

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

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

汝其以節都統諸軍節下或有度字諸方作討

實為討軍之證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討則秦之罟

刻石自有遂發討師之語而晉官有都督征討諸

軍事皆足為證不必引左傳却不相似也但公所

作韓弘碑但云都統諸軍則作討者為誤矣不可
以偶有旁證而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
強引以從之也

往撫師汝惟方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

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方無服飲字或無服字

下或無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

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

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

祠祀其無用樂祀下或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

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或無人字方云

卒也故下語皆不再出人卒字。今道古攻其東

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降下或文通

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

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比或十二年八月丞相度

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

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師或作帥非是洄方作十月

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

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

人卒馳或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

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

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

之斬元濟京師方無歸字濟冊功弘加侍中愬為

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

方云考之史及段文昌碑皆合一本無大夫文通加五字非是道古時已為中丞故下復言御史也

墓志亦可考古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

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或無道字或作進或無國字而以其副

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

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帝下或無以字臣愈再拜稽首而

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或作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

在玄宗崇極而圯在方作居云唐人多以在為居公本政亦曰居我其周從是也

○今按以在為居亦草書之誤本河北悍驕河南政居字已論於本篇方說非是

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

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

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百隸怠官或作百司隸官亡或作忘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吳蜀方作蜀吳取或作出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

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

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

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公或作臣帝為不聞與神為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方作及非是乃敕顏胤勳武古通

咸統於弘各奏汝功奏方作走非是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

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勝或作遂自夏入秋

復屯相望入或作及復或作復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

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

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

頷蔡城其壘千里壘或作疆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

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釋其或作釋于蔡之

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

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以方作詔賜非是始時蔡人

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

戮今時而起左殮右粥時方作眠殮或作餐方云舊本皆作殮。今按還予

授子之粢兮傳云粢餐也史記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漢書令其裨將傳餐則餐字亦有義公祭

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粢同以衣對餐也或當作粢為之擇人以收餘憊

收或作收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

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

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

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

而長而父而兄或作及汝父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借來方作

借來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

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

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

既定淮蔡或作淮蔡既定遂開明堂坐以治之陳后山曰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國下或有為字。今按以國氏春秋傳語其先有自穎

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

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人

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

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交或作校方云以上文自可言之作不與人家

為是今以下文長者言之又以作不與人校為是更詳之鉅上方無為字或無以鉅人三字而為上

有之字或併無以為鉅人四字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

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

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復出夫人字或作齊國功下或有於字為宣

武軍帥有汴宋毫穎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

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

子弟華靡邀放事侃侃或作侃侃字與侃同縱或作從出入敬恭軍

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

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

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兵下或有將字士卒屬

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皆方無字司徒卒去為宋南

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
 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
 卒所慕賴者付之肉下或有而字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
 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
 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
 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其舅或作舅氏
 眾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
 反方無而字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
 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
 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

歿五亂於汴者吾苗疇而髮擲之淮南子殘盡然不一揃
 刈不足令震駭方云苗疇而髮擲之淮南子命劉
 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
 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
 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謹呶叫號于城郭者廿方作二十而
 有下無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帥且告
 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
 無為空言作或作詐盜上方無為字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
 此公無恐師或作帥前滑帥字疑亦當作師急或作反無上或有安字或告曰
 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

不為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為下或少誠以

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

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

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

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

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非其方作其非非是公謂其使曰我

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兵

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兵以或作以兵非是誅吳

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

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

濟諸軍卒擒蔡姦三千淮西碑作二千於是公為侍中而

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

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

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

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公可矣遂行既

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

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

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

可數五十或七十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

歛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

初公下或有之字無上或無恒字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

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下或有老字

是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中

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

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于永崇里第

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五年

十八或作年八十方考新舊史定從今本方無天子為之四字布粟或作布帛方云按舊史賞賜米

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

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

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

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

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為主後汴之南

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佞辭

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

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

卑或作卑至既方作既至非是不可下或無得字

釣或作鈎染為作滯先事候情或作先得事情候

後或作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

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為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

憂去鎮公母第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

書令治蒲于時第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

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為比公之為治嚴不為
 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
 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
 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軫或作軫非是其罪
 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
 者或無自為字非是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御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為
 誰韓姓許公礫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
 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為臣宗處得地所河
 流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

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

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稿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

幽都孰陪孰扶陪或作倚陪或作恃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

公預焉其賚何如賚或作賴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

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

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

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第有

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生莫與榮歿莫

敢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或無得字或無蜀從二字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衛下或有大字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痛下或有自字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持身方作將身斬斬或作漸漸非是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

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

飢民交走死無弔交或作皆。今按唐人語多用交字如陸宣公奏議云交駭不

聽交下不存濟者之類意猶曰即今云爾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拊鎖擴

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擴或作橫活下或有者字或無十字

奏報升秩少府或無報字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

兼州別駕部告無事兼方作處云考舊傳合。今按成王本以溫州長史行刺

史事今兩奏功而得處州別駕又不行州事則於地望事權皆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應如此疑方本誤而諸本作兼者為是蓋以舊官仍兼本州別駕以寵之爾下文又云部告無事則謂溫州前此旱飢而今始無事也又云遷真于衡則是自行刺史事而為真刺史也其間不應復有處州一節明矣舊史亦承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集誤不足為據

生勢長真或作鎮。說見上施或作弛。觀察使噎娟不能出氣誣

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助或作効。楊炎起道州

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或無于字。王之遭誣

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理或作治。出則囚服就辯入

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

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方云

閣杭蜀本察使下有殘字而無國字觀察使辛京果也將國良王國良也馬大年所得柴氏善本無

殘字良下有性字以虐字屬下句云良不願往而辛強使之也然按舊史云荆使貪殘新史亦云前

帥貪虐國良以富獲譴則馬說為非是國良只稱良猶南霽雲只稱雲李光顏只稱顏也下文亦可

併攷。今按文勢則馬說為是虐使亦古語新史所載疑亦以碑語料其如此耳今從馬說但國良

初見當全書二名其後乃可單出如良以武岡叛

霽雲光顏亦先全書後乃單出也戍衆萬人戍或作戍。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

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

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羞或

作為鼠或作疑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

新史孤作首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

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愕或作選方云集

驚也或作選隸作選後漢寒朗傳二人錯愕不能對新舊史亦謂愕貽不敢動則此用愕字為正

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責或

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

侍方無常明年李希烈反或無李遷御史大夫授節

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

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江方作洪州或作

皆作洪。今按洪州即江西帥治所若只大選洪

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選兵江州蓋為

北向進討之勢故其下文遂攻蘄州道里亦便史

承集誤不足據當從諸本作江為是不然則以州

為南猶勝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搏新書

作洪州也搏新書作搏羸或作羸方云樊擇之馬大年皆曰作羸非

是羸謂秦也越謂勾踐伐吳之兵法也。今按搏

徒官反團也楚詞云園果搏兮古字通用而新書

從今字也然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勾卒之文

不知諸家之說何所據唯蘇氏古史見之則恐或

是反用此碑語也搏或疑是搏字亦未有據但搏

力無理其誤無疑耳或疑杜牧之有以力曹誅五

搏力之語然杜後出韓公不當用其語也

界界或作卑方云曹五字見馬融廣成頌曹五相

獲則分界其伍新書臯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

方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即約此碑語而為文也

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最鋒蔡山踣之剜斬之黃

梅大鞞長平鍛廣濟掀斬春撒斬水撒普滅反擊

掇黃岡筴漢陽行趾汧川還大膊斬水界中披安

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方云汧川唐屬沔州今漢

而登大皇或無中字拔或作誅或作抹馬本作誅

州安州也此碑用字奇古有不標光之北山踏隨

可強通者當闕之以埃知者

光化桔其州桔或作桔方云廣成頌散毛族拮羽

字十抽一推後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

而闕耳呂繙叔云推者推也獨髻為推蓋傳寫誤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難結字注讀為推髻故唐令以推為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一以為兵即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為中而無推字會要亦然未詳其說但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屬方作厲。今按屬鄉當屬亳州去安州尚遠當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民下或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薄或作亳非是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

卒十萬盡輸其亡亡或作上非是王始政於溫終政於

襄恒平物估賤欲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

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一吏方從杭蜀本作吏云當如壹民而重威之

壹吏一軌民用吉曰辰良體也使令疑衍一字宿上或無所字非是。今按方說一字是也但因沈

存中說吉日辰良一句遂更不問是非每有訛舛悉以遷就如此以一吏為吏一則無理之尤耳

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

法任馬彝將慎將鏢將潛偕盡其力能任至潛九字或作任

馬彝伊慎王鏢將方云潛李伯潛也時馬彝掌幕府故不言將今從之偕盡其力能一作偕能盡其

功借上或有王字其力方作力其非是。今按能字合在盡字上薨贈右僕射元

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

門郎進士上或有登字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

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

斬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斬安黃寄惠未亡寄或今余亦受命有事于

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受或作授先王薨

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

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詩或作請方無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第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微或作

字並作既或無下一句方云曹始封於正觀二十

一年時太宗十三子三早卒二貶死泰與愔亦皆

遷降曹之祖王畏塞絕遷曹方作明宋景文云也

者當作曹方云明坐太子賢事降零陵王徙黔州

都督謝祐逼殺之。今按銘文四字未詳其義疑

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塞之塞言見殺於閉塞之

中而封絕於遷謫之時也方說近是而別圖云明

徙黔州都督則不知明但徙黔州而零王黎公不

為都督所殺遂誤以都督屬上句也

聞僅存按新史明于俊嗣王傑子父易封三王守

名按史中宗神龍初以傑子亂為嗣曹王後明少

子父易封也亂薨子戢嗣自延延百載以有成王

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

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

彊齷其姦猖蘇枯弱彊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或

此二王亦有子方云或云語下脫一句按公為銘

碑可見。今按劉碑脫句前已論之不可為法王

碑雖可為例然彼文從韻協無可疑者而此文下

五章

文亦不可曉不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陸陸實知其果然否耳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取實似下陸字方作陸云陸陸猶階而升也。今按方說無理作陸陸則韻叶故且從之然其義亦不可曉大抵此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公諱燕奇字燕奇字上或無奇字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

古析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盧下或有軍字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

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

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宜或作義其父為之請於戎

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

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

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

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

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

二年或作二歲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

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

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

封下或有五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

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

袁宏

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右或階
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
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或無自字公結
髮從軍四十餘年或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
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
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
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
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
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
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

人李氏祔焉

通王德宗之子諱以貞元中領宣武

或作八月或作十月方云燕奇卒於五月作二三
月者誤矣但八月十月皆有庚寅不知孰是大抵
此碑多誤不曉所以僕射田公田神功也神功以
上元二年平劉展此作寶應二年舊傳神功大曆
八年冬觀闕延信宿而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

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

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

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

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有男一人或作男二人女
二人女上或有有字一亦

無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大夫或感泣辭親從難于秦

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濟既明且慎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在或作之 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斷石于此式垂後嗣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

上號為祝融

洪曰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北海之神曰顓頊

西海之神曰蓐收。今按東海神名阿明南海祝融西海巨乘北海禺強亦見養生雜書然公言南海神次最貴則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是據太公書矣

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昇或作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

事於其副其來已久作辭或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

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邊

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供從石本

方作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方云或謂秘

字見呂氏春秋考石本只作盲月令盲風至注疾

風也山海經符陽之山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

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

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

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

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

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

祭其上或有具字或作且字官上或有某字。今

按其上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官上

其字石本無之或以為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

用左傳其官臣偃之語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

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

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

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

地開除月星明方云概凡利切說文稠也選何

李善音古愛切五鼓既作牽牛正中方云月令季

蜀本作概非是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

牛中上文言立夏行事正此時也

四十一唐林

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

登有數神具醉飽具或作其海之百靈秘怪恍惚畢出

蜿蜿蚺蚺來享飲食慌或作恍蚺蚺或作與與享或作慕闔廟旋艦

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靄鏡鼓嘲轟高管噉

噪武夫奮擢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

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

穀胥熟祀之方從石本作祝。今按祝當作明年祀其理甚明或疑誤刻今改從諸本

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祀諸本石本皆同方作祝誤治其庭壇

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

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羞艾歌詠始公之至

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

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

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

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

償皆以巧之廿有四萬或作十有八萬廿方誤作二十三或作八加西南守

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

西南或作四面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

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

錢財令無失時廿方作二十嫁下方有者字石本無方誤也時或作所刑德

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或無其字咸願刻廟

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陰或作之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

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右或作祐惟明

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

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

匪我私公神人具依今按此文石本今最易得而方本失考者凡五條然則宅

云石本者恐亦不能無謬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栢豎初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

功殷或作商方從石本今從之此篇內同疑者別見秦處西偏專用武勝

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國或作侯諸國既

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

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文方作又今以上文

秦用武勝者推之此宜作文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

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

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

騎之西游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方云石本

無宴字。今按無宴字不成文以它本補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

正咸賓祭於徐祭方從杭本作寮云今廟中有傳刻慶曆中石本亦作寮。今按賓

秦無理明甚況慶曆石本非當時物亦不足據而左傳有賓祭字當從諸本作祭為是

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

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

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

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

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

其嗣為君如初方云失下或有其字亦云石本不知是否。今按此字有無不可知

然亦可見方未嘗見真石本也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

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

秦後迄茲無聞家自秦或作自奉史或作文天於栢翳之緒非

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

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

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

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

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公或開作宗

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

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

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令戶部侍郎其大

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

故制狃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楠赤白

夏文祥

侈剥不治

楠或作楠

圖像之威熙昧就滅藩拔級夷庭

木禿缺

缺或作缺。今按缺正字缺俗體然唐人多用之姑從其舊

祈昨日慢

祥慶弗下

日方云洪以石本定作由。今州之羣按由義未詳姑從諸本作日

支不獲蔭麻

羣支或作支郡或作羣吏皆非是

余惟遺紹而尸其

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

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

序應

卿或作御

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

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

耿耿社哉或作社哉社哉方從閣本

無社字而不言石本之有無又云耿當讀從炯今從諸本

乃相與請辭京師歸

而鑱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

遜或作遜

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

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

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

詈或作言課其利害孰

與王當

與方從洪氏石本作嘗今從諸本

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

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

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

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

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

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往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

古或作死

王死于仁彼以暴喪

作常而不言石本今從諸本文追作誅刻示茫茫示或作石方云石本如此
而不敢從今亦不敢從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事嗣或作嗣事嗣下或有干字此篇今亦從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

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服上或有能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或無隸字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州或作博或無兼字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

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狎于大寧燕盜以驚狎或作治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領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

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

天或作王方云左傳范氏

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不事君也又云二三子順天明公語出此

束縛弓戈考校

度程提壇籍戶來復邦經

提或作堤

帝欽良臣曰維錫

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

于宗或作

宗廟以降或作降以

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纛以長魏

師橐方作橐蜀本作橐石本同但省文耳。今按橐謂弓服橐乃橐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從石

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

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

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于著龜祖考咸喜

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承或作丞咨

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
方作祖考之思
或作爾祖之思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
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
貴人承瓘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
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
賞敢違者斬從下或於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
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
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

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以

以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

公旣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

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

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

巳升于廟三室同宇方云史記涓陽五帝廟同宇

今按後漢以來公私廟制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

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

齊下或有者字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

餘下或有字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

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

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

玘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玘或作治方云新史承玘有傳字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玘子也溫

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玘蓋許孟容嘗為承玘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

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

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

屬破奚契丹屬或作屢今按從戰捺祿走可突

干諸本多作突于或作汗于方從許碑定從干云可突于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寇承玘

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玘按隊渤海擾海上至

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

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

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

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或無擾海字方從李本增云新傳亦可考累或作壘

許碑云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黑水

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武藝即渤海王也

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

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

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許碑承恩承玘李光弼

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

封昌化郡王右領軍使右領或作左領方云杭蜀樊與許碑新傳皆作右領

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

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即葬于其

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其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左領或作右領

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

節制有壇墟制有或作有數備禮登以有宗廟方無

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

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即上

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况登壇又與立

廟不相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

關乎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云誰無子其有無孫

按廟制以西為上方本為是其有或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克方作光念昔平盧為報

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息來

觀來齋以饋黍稷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

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

等亦天氓奮下或有曰字。今按宜有今天幸惠

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

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

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

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

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

夏文編

船步或作涉方云柳子厚鐵爐步志曰江之游凡

字池園潔修豬牛鴨鷄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第長入相慈孝先

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

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

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道

或作道巷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

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

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

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

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

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

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

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

可謂靈也已福禍或作禍福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

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小兮蕉黃蕉下或有葉字或有子字雜肴蔬兮進侯堂侯

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

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頰以笑鵝之山

上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

兮秋鶴與飛

或作秋與鶴飛。今按歐公以此句為石

也。但此石本團團字初誤

向也。見北方之人兮

兮壽我驅厲鬼

兮蛇蛟

